

130块石头拼出云冈消失上千年的西立佛(上)

页小中



对每一个石块进行记录、测量、拍照、绘制。

如果说从工作算起，我在云冈待了有30多个年头了。但其实我从小就在云冈职工家属院里长大，小的时候在石窟里不知玩了多少次的捉迷藏。玩累了出一身汗，就去东面石窟的寒泉那边喝一口泉水，洗洗头、冲冲脚，凉飕飕的，非常舒服。所以云冈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

那今天说到云冈，这座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东西长约1公里，254个编号洞窟，59000余尊造像，要从何说起呢？

一、露天大佛原本就露天吗？

就从这座最有名的露天大佛说起吧。

一方面对我个人来讲，它离我最近，当年我们家就在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另一方面，大家来云冈石窟，一定会像我们家一样，在这尊大佛前拍个合影吧。这里有两张我们家的全家福，间隔了30年的时光。在这30年里，我们家从两代人发展到三代人，人数也从6口人增加到了14口人。30年了，那尊大佛依然神采奕奕。

第20窟大佛，属于云冈最早开凿

的5个窟之一。第16窟到第20窟是由昙曜高僧主持开凿的“昙曜五窟”，里面每一窟都有一尊大佛。其实第20窟大佛并不是其中最高大的，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云冈的标志？就是因为它的观赏视角最好。而其他四尊佛像都藏身石窟内，无论谁来，都拍不到好看的合影照片。

那么，5个窟里为什么只有第20窟大佛是露天的？其实最早以前石窟刚开凿的时候，它本应该和其他4尊佛像一样都处在石窟内。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石窟的顶部和前壁都倒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

民国时期游客和大佛的合影。是不是和我们今天的合影很不一样？大家可能会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文明，都爬到大佛的手臂上了？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大佛的手臂离地面这么高，他们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就是走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两张图片就明白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大佛的下半身一直都埋在土里，来到这里的人很容易走到大佛的手臂上。那考古学家很

容易就想到，大佛前边坍塌的东西，一定埋在这土层里。

非常遗憾的是，首先对这里开展考古发掘的是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时期，他们在军队掩护下挖开了大佛前面的土层。大佛盘腿而坐的整个下半身都已经被挖出来了。在前面的土层里，他们还发现了大大小小的石块，而这些石块恰恰就来自原来第20窟倒塌下来的前壁。

同时又非常幸运的是，这些日本人挖得不够深，不够广。接下来的故事就到了1992年，我们的考古队对云冈石窟前的地面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1992年这次发掘的范围比日本人那次要大得多，挖出的坑也非常深。我们甚至挖到了1500年前北魏人垒砌的河坝。

那这次挖到了什么宝贝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堆在一起的石块，是当年日本人没有挖到的。它们当然不是一般的碎石头，上面刻有流畅的纹饰，有的还涂有颜色。那么，这些石块到底是什么呢？

当我们再次回顾“昙曜五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尊大佛的两侧都有两身立佛，也叫胁侍佛。但到第20窟这里，只剩下东边这身胁侍佛，西侧立佛的主体消失了，壁面上只留下一小部分。而挖出来的这130块石块就给人一种感觉，难道这就是失踪上千年的西立佛？

但接下来20年过去了，这些石块只是静静地躺在库房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石块恢复成一尊佛像。

二、世界上最累人的拼图游戏

直到2014年初，我们云冈研究院的老院长张焯找到了我，对我说：“你来把这些石块拼一拼吧。”我就答应了。因为我从小就看着第20窟，就感觉西边缺失了一块，那现在要是能在

这堆石头里把它找出来，这辈子就无愧于云冈长大的孩子了。

在这之前，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是对石窟进行线图的描绘。按照工作经验，我想着先把石块上的线条都画成线图或者制作成拓片，在纸上先拼起来，然后再找石块来拼，不就就行了吗？于是，我们对每一个石块进行记录、测量、拍照、绘制，将断裂的地方粘接起来。一切都按照考古报告的程序来，信心满满。

但真正动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活为什么一直没人干，因为困难重重。无论是线图、拓片或是照片都是平面的，而石块是立体的。你看着图案在纸上能对上，但实际上根本拼不起来。另外我们也尝试了用三维扫描记录了石块完整形象，但电脑上没有办法实现自动拼接。所以到最后，还是只能人工来做。

但是，石块又大又重，每块都有几十上百斤，有的一块就需要好几个壮汉才能抬动；而且放石块的库房只有

50平方米，挪不开地方，我们不能每一块都试。所以更多的时间里，我就是对着电脑看照片、找原石、反复观察、寻找规律。一开始我们的进度非常慢，感觉无从下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累人的拼图游戏了，有时候坐得时间长了，脑子里甚至会出现古人搬运石块的幻影。

那么最后我们的突破点来自哪里呢？来自一块石头，是一根手指，准确地说是佛像的食指。那这根手指是一个怎样的姿态，应该在佛像的什么位置呢？我对了云冈所有的佛像手印，发现这根手指的姿态最像第18窟的大佛，是用左手握着衣角搭在胸前的姿态。

于是我们就以此为突破口，找到所有手部石块，先把手拼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以手为中心往外拼接。根据衣纹的走向、深浅，岩石的颜色，确定石块原来的部位。我们每搬动一次都要小心翼翼，不能让石块有磕碰。也不能频繁地搬动，否则就会浪费体力，一天搬几次就没力气了。有

时两块可以接上的石头就在眼前，却好几天对不上。一旦对上，大家都会很开心。

经过一年半的工作，我们终于把这尊立佛所有的石块拼了起来。碎块拼接到最后成型的时候，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院领导来到库房，看到原来堆积如山的石块神奇地显露出立佛的身躯，非常兴奋。后来在考古报告的序言中说：“这激励了大家必胜的信心。”

躺在地上的西立佛还是看不到全貌，于是我们也做了三维效果图，可以看到，我们把能连接在一起的石块都连成了一片，当然也有许多缺失的。非常可惜，佛头还是杳无音讯。这些缺失部位将来会用3D打印补全。

我根据石块绘制的西立佛复原图，怎么头大身小，头重脚轻啊？没错，云冈石窟早期的大佛都是头部比例大，只不过大家是站在大佛的脚底往上看，就会抵消近大远小的透视，反而看起来



左图：第20窟只余东立佛。右图：第20窟西立佛仅存的部分。



云冈石窟有了保护基金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成立小记

本报记者 赵喜洋 通讯员 王辉辉

12月15日，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成立揭牌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举行。省纪委监委驻省文旅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贺玉才，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参加揭牌仪式。云冈研究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干部以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由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主持，云冈石窟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主持。

仪式上，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何建国介绍了基金会成立情况和理事会、监事会人员组成。他说，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是省文物局主管的非公募基金会，于12月13日正式获得山西省民政厅审核批准。基金会以促进并推动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利用事业的提高与发展为宗旨，接受关心和支持云冈石窟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赠，资助云冈石窟的科学保护和修复、云冈学科项目等活

动。基金会的成立是云冈研究院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为云冈石窟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作表态发言。他说，基金会的成立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增添了一双翅膀，首届理事会将积极投身到云冈石窟各项事业发展中，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吸收汇聚各方资金，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助力。

刘建勇宣布基金会成立。他说，基金会的成立具有深远意义，将为云冈石窟的长期保护与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资金支持和专业保障，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各方面交流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要聚集更多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和履行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合作协议，努力将社会力量参与转化为推动文物保护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

云冈“大家谈”③

一尊雕像折射出浓浓的父子深情

赵鑫宇



金牌导游赵鑫宇在山西省第四届导游大赛上介绍云冈石窟第19窟雕像

云冈石窟以佛教雕刻艺术的无比精湛和美轮美奂而惊艳世界。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更是犍陀罗艺术东传，雕刻在中华大地之上宏大而完整、具有代表性的人类艺术珍品。第19窟是已知的昙曜五窟中最早开凿的洞窟，这座洞窟具有典型的游牧风格，呈马蹄形，为穹窿窟顶，该洞窟在昙曜五窟中体量最大，形制极为特殊，外立面呈八角形的洞窟，别具新意，将三世佛中过去与未来两佛雕刻在了外边距地面高达4.5米的耳洞之中，而端坐于洞窟中央的主佛像释迦牟尼高达16.8米，面容端庄而慈祥，是整个云冈石窟的第二大佛像。

在第19窟南壁，距离地面8米、刻满千佛的崖壁之上，有一幅云冈石窟雕刻中最为传神和动人的罗睺罗因缘雕像故事图。

这尊雕像就是罗睺罗父子相认图，故事讲述的是释迦太子出家后，经过五年参访、六年苦修，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若干年后，释迦太子回到家乡迦毗罗卫国看望父母和亲人，此时从未谋面的罗睺罗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其生身父亲释迦太子，并快步走到父亲释迦太子身边，在释迦太子的足下施了跪拜之礼。于是，释迦太子即以无量劫中所修得的功德相轮之手深情地抚摸

了爱子罗睺罗的头顶并为其授记。我们在云冈石窟第19窟南壁上层西侧的千佛石壁之中观瞻到了1500年前古代技艺超群的工匠们为我们留下的这幅感人至深的画面，释迦太子面部表情安详淡定，高达3米的释迦太子立像，身着华丽的通肩大衣，右手臂弯曲抬起施无畏印，手掌置于胸前，左手略弯自然下垂。释迦太子深情地轻轻地抚摸着罗睺罗的头顶，呈跪状的罗睺罗则面带微笑，双手合十，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父亲释迦牟尼这份最纯、最真的父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充满慈祥爱意的释迦牟尼，也看到了俏皮可爱的罗睺罗难掩内心的喜悦之情！这是人世间最令人动容的父子情深深刻。它给了无数游客深刻的启示。

作为释迦太子唯一的儿子，罗睺罗没有辜负释迦太子的厚望。罗睺罗经过苦修最终成为“声闻法中，密行第一”的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成为1500年后每一个来到云冈石窟的人观瞻的典范。释迦太子告诫我们，要对人世间的一切充满美好而深情的爱意。今天，我们观瞻与我们对视了1500多年的这尊充满父子深情的雕像，深深感到，父爱如山，父爱无言，北魏工匠以有形的山石雕刻出无言的父爱，跨越千年，依然向世人讲述着历久弥新的人间挚爱。

须弥万象：云冈石窟山岳及动物纹样原稿开展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12月17日，“须弥万象——云冈石窟山岳及动物纹样原稿展”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西厅一楼8展厅开展。此次展览不仅展示了云冈石窟装饰艺术的独特魅力，更以绘画原稿的形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解读。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自古以来以其奇伟的雕饰和壮丽的景象备受赞誉。《魏书·释老志》称其“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一赞誉不仅针对洞窟内的雕像，更涵盖了其精美的

装饰纹样。这些纹样分布于平基、藻井、宝盖、龕楣、背光、佛座等各个部位，类型丰富多样，包括植物纹、几何纹、动物纹以及垂帐纹、火焰纹、山岳纹等。在云冈石窟众多的装饰纹样中，山岳及动物纹样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经典内容脱颖而出，成为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深入挖掘这一艺术宝藏，云冈研究院云冈装饰纹样研究与创新中心带头人王晨利用洞窟维护脚手架的机会，对云冈石窟254个洞窟的装饰纹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申请获批了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研课题重点项目《云冈石窟装饰纹样研究：以山岳及动物纹样为例》。此次展览正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该展览集中展示王晨33幅手绘原稿作品。包含云冈石窟第6窟前庭北壁拱门楣忍冬龙纹、第10窟须弥山、第6窟主室北壁盂形龕楣现状图和复原图等作品。作者通过绘画原稿的形式，将云冈石窟中的山岳与动物纹样生动呈现给观众。这些摹绘画稿不仅凝聚

了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更展现了其对此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敬畏和热爱。

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精美的绘画原稿，还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解说和互动环节，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云冈石窟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激发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云冈石窟装饰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内涵。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6日。

云冈研究院举行院属公司成立揭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 通讯员 王辉辉）12月15日，云冈研究院院属公司成立揭牌暨山西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捐赠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举行。省纪委监委驻省文旅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贺玉才，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参加活动并为新成立的院属公司揭牌。何建国代表云冈研究院接受山西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捐赠，并向陈晓董事颁发捐赠证书。活动由云冈研究院

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主持。云冈研究院副处级以上干部和院属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会上，闫丁简要介绍了公司成立情况。他说，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大同云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同云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为适应市场需求，全面深化院属企业改革，由原8家企业改革重组而来，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创新能力，推动院属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三家公司负责人分别作表态发言。

他们表示，重组后的院属公司将坚决服从院党委的领导，坚守合规经营、廉洁自律底线，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现院属公司跨越式发展。

刘建勇宣布院属公司正式成立。他说，院属公司的重组成立是云冈研究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又向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三家公司要通过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制定系统保护方案、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等，借助企业和市场的力量，确保云冈石窟事业可持

续发展，更好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随后，山西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云冈研究院捐赠了固定资产，其中包括数字云冈智慧景区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及智慧票务、智慧停车系统软硬件等，总价值达1570万元。此次捐赠不仅体现了该公司对云冈石窟文旅融合发展的支持，也彰显了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精神，为云冈石窟更高维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